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舊要卷六千十八

史部

宋史卷三百九十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四十九

李衡

王自中

家愿

附楊恂

張綱

張大經

蔡洸

莫濛

周淙

劉章

沈作賓

李衡字彥平江都人高祖昭素仕至侍御史衡幼善博誦為文操筆立就登進士第授吳江主簿有部使者怙

勢作威侵刻下民衡不忍以敲朴迎合投劾于府拂衣而歸後知溧陽縣專以誠意化民民莫不敬夏秋二稅以期日榜縣門鄉無吏迹而輸送先他邑辦因任厯四年獄戶未嘗繫一重囚隆興二年金犯淮堦人相驚曰寇深矣官沿江者多送其孥衡獨自浙右移家入縣民心大安盜蝟起旁境而溧陽靖晏自如帥汪澈轉運使韓元吉等列上治狀詔進一秩尋召入為監察御史厯司封郎中樞密院檢詳出知溫婺台三州惟婺嘗蒞其

治加直祕閣而衡引年乞身懇懇不休上累卻其奏除  
祕閣修撰致仕上思其樸忠旋召落致仕除侍御史以  
老固辭不獲命差同知貢舉會外戚張說以節度使掌  
兵柄衡力疏其事謂不當以母后肺腑為人擇官廷爭  
移時改除起居郎衡曰與其進而負於君孰若退而合  
於道章五上請老愈力上知不可奪仍以祕撰致仕時  
給事中莫濟不書敕翰林周必大不草制右正言王希  
呂亦與衡相繼論奏同時去國士為四賢詩以紀之衡

後定居崑山結茅別墅杖屨徜徉左右惟二蒼頭聚書  
踰萬卷號曰樂菴卒年七十九衡自宣和間入辟雍同  
舍有趙孝孫者洛人也其父實師程頤家學有源勸衡  
讀論語曰學非記誦詞章之謂所以學聖賢也不可有  
絲毫偽實處方可以言學衡心佩其訓雖博通羣書而  
以論語為根本臨沒沐浴冠櫛儵然而逝周必大聞之  
曰世謂潛心釋氏乃能達死生衡非逃儒入釋者而臨  
終超然如此殆幾孔門所謂聞道者歟

王自中字道甫溫州平陽人少負奇氣自立崖岸繇是忤世乾道四年議遣歸正人自中伏麗正門爭論且言今內空無賢外空無兵當搜羅豪俊廣募忠力以圖中原坐斥徽州放還淳熙中登進士第主舒州懷寧簿嚴州分水令樞密使王藺薦召對帝壯其言將改秩為籍田令又俾舉所知且嚮用矣以諫疏罷自中本韓彥古客王藺既薦之上大喜韓彥直彥質輩恐其為彥古報讎力請交結於自中而密達意近習謂自中受彥古賂

伏闕上書薦彥古為相上遣人物色其事中書舍人王  
信恒懼自中入臺將不利於王淮知彥直輩譖已行亟  
請對探上意退即走白右正言蔣繼周繼周方敢劾奏  
讀至受賂伏闕處上曰卿可謂中其膏肓繼周奏臣非  
不知孤蹤忤王藺但不敢曠職蓋欲併中藺以媚淮上  
但喜繼周善論事不知曲折如此通判郢州道除知光  
化軍改信州丁內艱服闋還朝光宗即位迎謂曰朕得  
卿名於壽皇留為郎可乎言者不置主管冲佑觀起知

邵州興化軍命下而自中已病慶元五年八月卒年六十

家愿字處厚眉山人父勤國慶厯嘉祐間與從兄安國定國同從劉巨遊與蘇軾兄弟為同門友王安石久廢春秋學勤國憤之著春秋新義熙寧元豐諸人紛更而元祐諸賢矯枉過正勤國憂之為築室作室喻二蘇讀之敬歎愿弱冠遊京師以廣文館進士登第時紹聖元年也廷策進士中書侍郎李清臣擬進策問力詆元祐



之政愿答策惟以守九年之所已行者為言時門下侍郎蘇轍嘗言疏策問舉漢武帝事觸上怒待罪愿未及知也因見轍誦所對驚喜曰故人子道同志合猶若是也楊畏覆考專主熙寧元豐取畢漸為第一愿遂居下第轍尋出守汝而國論大變矣元符三年以日食求言愿時為普州樂至令應詔上言極論時政凡萬言其大要有十一曰謹始以正本二曰敬德以格天三曰謹好惡以防小人四曰審信任以辨君子五曰開言路以

來直諫六曰詳聽言以觀事實七曰破黨議以存至公  
八曰登碩德以服天下九曰從寬厚以盡人才十曰崇  
名節以厚士風疏上不報崇寧元年詔籍元祐元符上  
書人姓名愿以選人籍入邪下等謫監華州西嶽廟時  
當改京秩迄不改禁錮不調凡十年大觀四年李星出  
降赦黨禁解始改秩調知雙流縣通判文州郡守鄭行  
純憑內侍勢自恣罷蕃夷互市啓邊隙愿爭之不從徑  
下令復其舊守怒交章互奏俱報罷而愿以曾入黨籍

謫英州酒稅量移黃州數年始予祠興元帥臣王庶薦  
自代通判果州靖康初左丞馮澥薦備諫列除開封府  
工曹京城失守不克赴高宗南渡擢知閬州會張浚謀  
大舉愿謂浚厲兵足穀以俟機會浚不悅以便旨移彭  
州有論邊防書名曰罪言守彭之明年乞骸骨以歸卒  
方蘇轍之讀愿策謂愿少年能不為進取計異時當以  
直道聞恨不及見轍之言至是而驗淳祐間愿曾孫大  
酉侍講經筵因從容及之上改容嘉歎宣取所上書又

親書西社同門友元符上書人十大字以賜愿同郡楊  
恂丹陵人也字信仲元豐五年登進士第元符初知廣  
都縣與愿同時上書語甚切直越三年亦同入黨籍邪  
下第五等其書以火不存

張綱字彥正潤州丹陽人入太學以上舍及第釋褐徽  
宗知綱五中首選特除太學正遷博士除校書郎入對  
論君子小人溷殽詢言試事則邪正自別小人得志邀  
功生事禍有不可勝言者今用事者大言罔上風俗侈

靡背本趨末日甚一日宜以祖考躬行之教為法天下有不難化矣上稱善論事與蔡京不相合擠之去主管玉局觀久之還故官兼修國朝會要校正御前文字遷著作佐郎屯田司勲郎初朝議遣童貫蔡攸使朔方綱力論不可出師狀不報及金渝盟犯京闕命綱分守四壁旋解嚴詔登陴足月者遷綱曰主憂臣辱義當爾顧因此受賞邪卒不自言出為兩浙提刑移江東池將王進剽悍恣睢曹官以小過違忤遂釘手于門事聞詔綱

乘傳窮竟時國勢未安諸將往往易朝廷進擁甲騎數  
百突至綱前綱叱進階下即按問罪立具自是無越法  
者以左司召權監察御史請令郡邑月具繫囚存亡數  
申提刑司歲終較多寡行殿最進起居舍人改中書舍  
人建言乞依祖宗法命大臣兼領史事詔宰臣呂頤浩  
監修國史著為令試給事中太將有以軍中田不均乞  
不收租朝廷將從之綱執不可會推恩元祐黨籍家有  
司無限制自陳者紛至綱廷議以崇寧所刻十八人為

正自軍興後小人多乘時召亂厯五年而怨家告訐者衆網謂非所以廣好生之德乞自蔽囚後有告勿受宗室令慮特轉太中大夫綱言庶官超轉侍從非法且自宗寧以來官職不循資任致綱紀大壞今方丕變其俗柰何以令慮故復違舊章詔以次官命詞舍人王居正復執不行命遂寢宣撫使張俊駐師九江遣營卒以書至瑞昌縣令郭彥章揣知卒與獄囚通乃械繫之俊懇於朝彥章坐免綱言近時州縣吏多獻諛當路彥章不

隨流俗是能奉法守職今不獎而黜何以示勸除給事中侍御史魏砀劾罔提舉太平觀進徽猷閣待制引年致仕秦檜用事久罔卧家二十年絕不與通問檜死召為吏部侍郎兼侍讀初講詩關雎因后妃淑女事歷陳文王用人寓意規戒上曰久不聞博雅之言今日所講析理精詳深啓朕心罔言比年監司資淺望輕請擇七品以上清望官或曾任郡守有治狀者為之庶位望既重材能已試可舉其職從之權吏部尚書時以彗出東



方詔求言綱奏求言易聽難察宜命有司詳審章奏必究極其情無事苟簡除參知政事高宗頻諭輔臣寬恤民力蓋懲秦檜苛政期安黎庶綱乃摘其切於利民八十事標以大指乞鏤版宣布中外於是人皆昭知上德意告老以資政殿學士知婺州尋致仕高宗幸建康綱朝行宮孝宗登極召綱陪祀南郊以老辭不至詔嘉之命所在州郡恒存問仍賜羊酒卒年八十四綱嘗書座右曰以直行已以正立朝以靜退高天下其篤守如此

初謚文定吏部尚書汪應辰論駁之孫釜再請特賜曰  
章簡釜慶元間為諫官力排道學諸賢累官至簽書樞  
密院事

張大經字彥文建昌南城人紹興十五年中進士第宰  
吉之龍泉有善政諸司列薦賜對便殿出知儀真時兩  
淮監司帥守多興事邀功大經獨以平易近民民咸德  
之提舉湖南常平提點湖北刑獄尋移江東他路有巨  
豪犯法獄久不竟命移屬大經豪挾權勢求脫大經卒

正其罪孝宗重風憲之選命條上部使者十人上獨可  
大經召見上曰朕十人中得卿一人以卿風力峻整遂  
除監察御史命下中外聳歎大經首陳士風掊克媮惰  
誕慢浮虛四弊時理官間多居外大經奏非便乃作舍  
寺庭遷大理少卿守殿中侍御史言今日不治由大臣  
不任責又言諸路荒政不實飛蝗頗多願益加恐懼申  
飭大臣俾內而百官有司輸忠讜修厥職外而監司守  
臣察貪理冤去苛歛寬民力上皆嘉納因論近習韓侯

薦士上曰此亦無害昔楊得意為狗監亦嘗薦司馬相  
如大經奏彼何人斯使得薦士將恐無廉耻者望風希  
旨傷毀士俗後數日上謂大經曰卿前所論韓侯朕思  
之誠是也又論宦者董璉暴橫將命淮甸所至誅求且  
自號董閭羅上曰然人皆言之即依奏鐫罷竄南康軍  
除侍御史上宣諭曰卿論事得體且詳練大經遂言士  
風未厚吏治未肅民力未蘇和氣未應皆由人心未正  
願察公正明義利以彰好惡抑浮薄去貪刻則莫不靡

然洗濯一歸於正上稱善再三又言監司治民之本不可限以資格上納其言即選四寺丞同時臨遣試右諫議大夫兼侍講請通漕臣之計以補州郡之有無拘戶絕之租以廣常平之儲待嚴贓罪改正法以懲貪黷收外路辟闕歸吏部以杜私謁而通孤寒秋旱詔求言大經極言人心不和有以致之民力竭而愁歎多軍士貧而怨嗟衆二者當今大弊州縣之間絹帛多折其估米粟過收其贏關市苛征榷酤峻禁中外兵帥多出貴倖

之門營利自豐素召衆怨教閱滅裂軍容不整且近習  
甲第名園越法踰制別墅列肆在在有之非賂遺何以  
濟欲願陛下疎斥儉腐抑絕倖門垂意人主之職責成  
宰輔一提其綱則天下事必有能辦之者俄而地司郝  
政降充統制官殿帥補外蓋用其言也除禮部尚書兼  
侍讀太經屢請祠上曰卿公廉必能為朕牧民以徼猷  
閣學士知建寧府未幾移鎮紹興辭不拜予祠進龍圖  
閣學士告老以通奉大夫致仕方主眷未衰抗疏引去

人方之孔殲壽逾八袞紹熙五年寧宗即位進正議大夫降詔撫問賜銀奩藥茗慶元四年七月疾革語諸子曰吾目可瞑吾愛君憂國之心不可泯無一語及私卒年八十九計聞上甚悼之贈銀青光祿大夫謚簡肅蔡洸字子平其先興化仙遊人端明殿學士襄之後徙雪川父伸左中大夫洸以蔭補將仕郎中法科除大理評事遷寺丞出知吉州召為刑部郎徙度支以戶部郎總領淮東軍馬錢糧知鎮江府會西溪卒移屯建康舳

艫相銜時久旱郡民築陂潄水灌溉漕司檄郡決之父  
老泣訴洸曰吾不忍獲罪百姓也卻之已而大雨漕運  
通歲亦大熟民歌之曰我潄我水以灌以溉俾我不奪  
蔡公是賴就除司農少卿言鎮江三邑稅戶客戶輸丁  
各異請為一體不得自為同異所輸丁絹依和買之直  
計尺折納人給一鈔官自買絹起發公私皆便上嘉納  
以戶部侍郎召試吏部尚書移戶部上謂侍臣曰朕以  
版曹得人為喜洸常言財無滲漏則不可勝用未幾求



去除徽猷閣學士知寧國府陞辭賜坐上慰勞曰卿面  
有火色風證也朕有二方賜卿洗謝即奉祠以歸卒年  
五十七洗事親孝曾祖襄未易名力請於朝賜諡忠惠  
所得奉每以振親戚之貧者去朝之日囊無餘資至售  
所賜銀鞍韉治行人服其清潔云

莫濛字子濛湖州歸安人以祖蔭補將仕郎兩魁法科  
累官至大理評事提舉廣南市舶張子華以贓敗朝廷  
命濛往鞠之濛正其罪又言秦熺鄭時中受子華賂計

直數千緡還朝除大理寺正吏部火連坐者數百人久  
不決命濛治之濛察最可疑者留於獄出餘人為耳目  
以蹤跡之約三日復來遂得其實繫者乃得釋黃州倅  
奏親擒盜五十餘人上命濛窮竟既至咸以寃告濛命  
囚去桎梏引倅至庭詢竊發之由鬪敵之所遠近時日  
悉皆牴牾折之語塞濛具正犯數人奏上餘釋之上諭  
輔臣曰莫濛非獨曉刑獄可俾理金穀除戶部員外郎  
朝廷遣濛措置浙西江淮沙田蘆塲上語之曰得此可

助經費歸日以版曹處卿濠多方括責得二百五十三萬七千餘畝言者論其丈量失實徵收及貧民責監饒州景德鎮起知光化軍諜知金渝盟郡乏舟衆以為慮濠力為辦集及敵犯境民賴以濟時餉餽急除淮南轉運判官濠遷延不之任右司諫梁仲敏劾其慢命罷官勒停宣諭使汪澈為言於上復舊職召見上諭曰朕常記向措置沙田甚不易濠謝曰職爾不敢避怨上曰使任責者人人如卿天下何事不成除湖北轉運判官未

幾知鄂州召除戶部左曹郎中出知揚州陞辭上以城  
圯命濠增築濠至州規度城闔分授諸將各刻姓名甃  
堞間縣重賞激勸閱數月告成除直寶文閣學士大理  
少卿兼詳定司敕命官兼權知臨安府未幾假工部尚  
書使金賀正旦金庭賜宴濠以本朝忌日不敢簪花聽  
樂金遣人趣赴濠堅執不從竟不能奪使還除刑部侍  
郎改工部侍郎兼臨安府少尹以言者罷起知鄂州卒  
於官年六十一贈奉正大夫

周淙字彥廣湖州長興人父需以進士起家官至左中奉大夫淙幼警敏力學宣和間以父任為郎歷官至通判建康府紹興三十年金渝盟邊事方興帥守難其選士夫亦憚行首命淙守滁陽未赴移越州又徙濠梁淮楚舊有並山水置砦自衛者淙為立約束結保伍金主亮傾國犯邊民賴以全活者不可勝計除直祕閣再任孝宗受禪王師進取虹縣中原之民翕然來歸扶老攜幼相屬於道淙計口給食行者犒以牛酒至者處以室

廬人人感悅張浚視師駐於都梁見淙謀輒稱歎且曰  
有急公當與我俱死淙亦感激至謂頭可斷身不可去  
浚入朝悉陳其狀上嘉歎不已進直徽猷閣帥維揚會  
錢端禮以尚書宣諭淮東復以淙薦進直顯謨閣時兩  
淮經踐蹂民多流亡淙極力招輯按堵如故勸民植桑  
柘開屯田上亦專以屬淙屢賜親札淙奉行益力進直  
龍圖閣除兩浙轉運副使未幾知臨安府上言自古風  
化必自近始陛下躬履節儉以示四方而貴近奢靡殊

不知革乃條上禁止十五事上嘉納之降詔獎諭賜金帶臨安駐蹕歲久居民日增河流湫隘舟楫病之宗請疏浚工畢除秘閣修撰進右文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以歸上念宗不忘除敷文閣待制起知寧國府趣入奏上慰撫逾渥魏王出鎮移守婺州明年春復奉祠亟告老十月卒年六十積階至右中奉大夫封長興縣男

劉章字文孺衢州龍游人少警異日誦數千言通小戴

禮四冠鄉舉紹興十五年廷對考官定其級在三迨進  
御上擢為第一授鎮江軍簽判是冬入省為正字明年  
遷祕書郎兼普安恩平兩王府教授遷著作佐郎事王  
邸四歲盡忠誠專以經誼文學啓迪掖導受知孝宗自  
此始秦檜當國噉不附已風言者媒孽其罪出倅筠州  
檜死召為司封員外郎檢詳樞密院文字兼玉牒檢討  
官擢祕書少監起居郎使金還除權工部侍郎俄兼吏  
部兼侍講郊祀畢侍從上慶成詩初章在祕省嘗議郊



廟禮文當置局討論詔行其說正遷吏部御史論章使胥長買絹高宗愕然曰劉章必無是事御史執不已罷提舉宗道觀舉朝嗟鬱起居郎王佐訟其冤亦坐絀起知信州未久復請祠孝宗受禪念舊學命知漳州為諫議大夫王大寶所格尋除祕閣修撰敷文閣待詔召提舉佑神觀兼侍讀遂拜禮部侍郎奏禁遏淫祀仍於三朝史中刪去道釋符瑞志大畧以為非春秋法朝廷議經畧中原調諸郡兵民頗擾少卿趙彥端指言非是或

譖彥端曰陛下究心大舉凡所圖回但資趙彥端一笑  
爾彥端懼不測上因夜對問章曰聞卿監中有笑朕者  
章不知狀從容對曰聖主所為人焉敢笑若議論不同  
或者有之上意頗解彥端獲免人稱章長者詔詢唐太  
宗所問魏徵德仁功利優劣章上疏諄復且言太宗問  
徵在貞觀十六年陛下宅天命十載于茲願益加意將  
越商周紹唐虞矣太宗非難到也進權禮部尚書兼給  
事中對選德殿問章今年幾而容貌未衰頗嘗學道否

章拱對曰臣書生無他長惟菲儉自度晏嬰一狐裘三十年不易人以為難臣以為易上嘉歎久之親洒宸翰以賜俾安職章力告歸以顯謨閣學士食祠祿淳熙元年子之衡由御史檢法出守廣德軍當陞辭對便殿問卿父學士安否撫勞再三臨退復謂曰卿歸侍為朕致此意旋遣閣門祇候蘇曦至家宣問拜端明殿學士賜銀絹四百疋四年上表告老以資政殿學士致仕卒年八十贈光祿大夫謚曰靖文章容狀魁碩以周密自守

出入兩朝被顧遇未嘗泄禁中一語

沈作賓字賓王世為吳興歸安人以父任入仕監饒州  
永平監冶鑄堅緻又承詔造鴈翎刀稱上意連進兩資  
中刑法科歷江西提刑司檢法官入為大理評事改秩  
通判紹興府帥守丘室遇僚吏剛嚴作賓從容裨贊每  
濟以寬秩滿知台州首訪民疾苦弛鹽禁寬租期均徭  
役更酒政決滯獄五十日間盡除前政之不便民者邦  
人胥悅而前守嫉其勝已巧媒孽之罷去民請於朝借

留不遂為立留賢碑除大理正以親嫌改太府丞遷刑部郎慶元初歷官至淮南轉運判官以治辦聞直華文閣因其任擢太府少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繼升為卿尋除直龍圖閣帥浙東知紹興府入對奏徽州南康軍月椿不如期朝廷科降額比年曰權免一次來年督促如初適足啓吏姦重民害乞明詔示又楚州武鋒一軍已招三千五百餘人朝廷初欲減戍數年未就紀律一主將望輕二郡守節制不為禮三訓練不盡其能願領

本州少假借責之練習期以歲月考績用成否上於朝而黜陟之上嘉納韓侂冑方用事族有居越者私釀公行作賓逮捕寘於獄而竄其奴又論紹興府和買事語在食貨志除兩浙轉運副使入對奏攢宮一司歲撥經總制錢為緡率四萬有奇丹牒未敝加之塗飾牆壁具存從而創易妄費固不足計亡謂驚黷非所以妥神靈彰聖孝今後有合營繕聞於朝下守臣稽覈畫旨而後興役上首肯再三而修奉者不樂也除權工部侍郎繼

兼戶部侍郎奏請修紹興三十一年以前故事復敕令  
所刪修官五員以待選人有才者又乞申嚴保伍法以  
言者罷歸起知鎮江府除集英殿修撰改知寧國府除  
寶謨閣待制知潭州除戶部侍郎兼詳定敕令官奏湖  
北當儲粟湖南當增兵未幾除龍圖閣待制知平江府  
請得節制許浦水軍詔可郡有使臣故海盜也作賓使  
招誘其黨既至慰勉之錫衣物又得強勇者幾千人直  
將以統之號曰義士復募郡城內外惡少亦幾千人號

曰壯士衣糧器械皆視官軍而輕捷善鬪過之於是海道不警市井無譁尋命參贊督府兼權鎮江府請留戍兵千人又欲以江閩新軍二千人易舊軍千人備不虞朝廷難之遂請祠言者繼及之復召為戶部侍郎軍興之餘國力殫耗見存金穀僅支旬日作賓考逋負杞吏姦閔三月即有半年之儲充館伴使兼權工部尚書會臨安闕知府事時相欲奏用作賓力辭除權戶部尚書以母憂解服闋授顯謨閣直學士知建寧府入覲乞申



嚴詭戶之禁除寶謨閣學士江西安撫兼知隆興府奏  
部內南安南康龍泉三縣迫近溪峒三縣令尉及近峒  
之砦曰秀洲曰北鄉曰蓮塘并永新縣之勝鄉砦宜就  
委帥憲兩司擇才辟置量加賞格又乞詔諸道監司分  
詣州郡選禁軍精練閱改刺其懦弱者為廂軍在郡擢  
錢二十餘萬緡僚屬請獻諸朝作賓謂平生未嘗獻羨  
以半歸帥司犒師半隸本府除煥章閣學士提舉隆興  
府玉隆萬壽宮進顯謨閣學士致仕卒於家贈金紫光

祿大夫

論曰李衡進退雍容幾於聞道王自中家愿奇邁危言  
摧折弗悔咸有可稱嘗考宋之立國元氣在臺諫崇寧  
大觀而後姦佞擅權爵賞冒濫馴至覆亡高孝重繩糾  
封駁之司張綱抑令慮恩大經劾韓侂斥董璘人人振  
揚風采正氣稍伸矣時則有若沈濛淙章作賓班班有  
善同傳亦宜



宋史卷三百九十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

臣

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

臣

裴謙

膳錄監生

臣

鄭嶠

膳錄監生

臣

吳向仁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

史部

宋史卷三百九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王天祿

欽定四庫全書叢要卷六千十九

史部

宋史卷三百九十一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五十一

周必大

留正

胡晉臣

周必大字子充一字洪道其先鄭州管城人祖詵宣和中倅廬陵因家焉父利建太學博士必大少英特父死鞠於母家母親督課之紹興二十年第進士授徽州戶

曹中博學宏詞科教授建康府除太學錄召試館職高宗讀其策曰掌制手也守祕書省正字館職復召試自此始兼國史院編修官除監察御史孝宗踐祚除起居郎直前奏事上曰朕舊見卿文其以近作進上初御經筵必大奏經筵非為分章析句欲從容訪問裨聖德究治體先是左右史久不除並記注壅積必大請言動必書兼修月進迺命必大兼編類聖政所詳定官又兼權中書舍人侍經筵嘗論邊事上以蜀為憂對曰蜀民久

困願詔撫諭事定宜寬其賦應詔上十事皆切時弊權  
給事中繳駁不辟權倖翟婉容位官吏轉行礙止法爭  
之力上曰意卿止能文不謂剛正如此金索講和時舊  
禮必大條奏請正敵國之名金為之屈曾覲龍大淵得  
幸臺諫交彈之並遷知閣門事必大與金安節不書黃  
且奏曰陛下於政府侍從欲罷則罷欲貶則貶獨於二  
人委曲遷就恐人言紛紛未止也明日宣手詔謂給舍  
為人鼓扇太上時小事安敢爾必大入謝曰審爾則是



臣不以事太上者事陛下退待罪上曰朕知卿舉職但欲破朋黨明紀綱耳旬日申前命必大格不行遂請祠去久之差知南劍州改提點福建刑獄入對願詔中外舉文武之才區別所長為一籍藏禁中備緩急之用除祕書少監兼直學士院兼領史職鄭聞草必大制上改竄其末引漢宣帝事必大因奏曰陛下取漢宣帝之言親制贊書明示好惡臣觀西漢所謂社稷臣乃鄙朴之周勃少文之汲黯不學之霍光至於公孫弘蔡義韋賢

號曰儒者而持祿保位故宣帝謂俗儒不達時宜使宣  
帝知真儒何至雜伯哉願平心察之不可有輕儒名上  
喜其精洽欲與之日夕論文德壽加尊號必大曰太上  
萬壽而紹興末議文及近上表用嗣皇帝為未安按建  
炎遙拜徽宗表及唐憲宗上順宗尊號冊文皆稱皇帝  
議遂定趙雄使金賫國書議受書禮必大立具草略謂  
尊卑分定或較等威叔姪親情宜嫌坐起上褒之曰未  
嘗諭國書之意而卿能道朕心中事此大才也兼權兵

部侍郎奏請重侍從以儲將相增臺諫以廣耳目擇監

司郡守以補郎官尋權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同修國

史實錄院同修撰一日詔同王之奇陳良翰對選德殿

袖出手詔舉唐太宗魏徵問對以在位久功未有成治

效優劣苦不自覺命必大等極陳當否退而條陳陛下

練兵以圖恢復而將數易是用將之道未至擇人以守

郡國而守數易是責實之方未盡諸州長吏倏來忽去

婺州四年易守者五平江四年易守者四甚至秀州一

年而四易守吏姦何由可察民瘼何由可蘇上善其言  
為革二弊江湖旱請捐南庫錢二十萬代民輸上嘉之  
兼侍講兼中書舍人未幾辭直學士院從之張說再除  
簽書樞密院給事中莫濟封還錄黃必大奏曰昨舉朝  
以為不可陛下亦自知其誤而止之矣曾未周歲此命  
復出貴戚預政公私兩失臣不敢具草上批王曦疾速  
譔入濟必大予宮觀日下出國門說露章薦濟必大於  
是濟除溫州必大除建寧府濟被命即出必大至豐城

稱疾而歸濟聞之大悔必大三請祠以此名益重久之  
除敷文閣待制兼侍讀兼權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上  
勞之曰卿不迎合無附麗朕所倚重除兵部侍郎尋兼  
太子詹事奏言太宗儲才為真宗仁宗之用仁宗儲才  
為治平元祐之用自章蔡沮士氣卒致裔夷之禍秦檜  
忌刻逐人才流弊至今願陛下儲才於閒暇之日上日  
御毬場必大曰固知陛下不忘閱武然太祖二百年天  
下屬在聖躬願自愛上改容曰卿言甚忠得非虞街橛

之變乎正以讐耻未雪不欲自逸爾升兼侍讀改吏部侍郎除翰林學士久雨奏請減後宮給使寬浙郡積逋命省部議優恤內直宣引論金星近前星武士擊毬太子亦與臣甚危之上俾語太子必大曰太子人子也陛下命以驅馳臣安敢勸以違命陛下勿命之可也乞歸弗許上欲召人與之分職因問呂祖謙能文否對曰祖謙涵養久知典故不但文字之工除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進吏部兼承旨詔禮官議明堂典禮必大定園丘

合宮互舉之議被旨撰選德殿記及皇朝文鑑序必大  
在翰林幾六年制命溫雅周盡事情為一時詞臣之冠  
或言其再入也實曾覲所薦而必大不知除參知政事  
上曰執政於宰相固當和而不同前此宰相議事執政  
更無語何也必大曰大臣自應互相可否自秦檜當國  
執政不敢措一辭後遂以為當然陛下虛心無我大臣  
乃欲自是乎惟小事不敢有隱則大事何由蔽欺上深  
然之久旱手詔求言宰相謂此詔一下州郡皆乞振濟

何以應之約必大同奏必大曰上欲通下情而吾儕阻  
隔之何以塞公論有介叔房之援求為郎者上俾諭給  
舍繳駁必大曰臺諫給舍與三省相維持豈可諭意不  
從失體從則壞法命下之日臣等自當執奏上喜曰肯  
如此任怨耶必大曰當予而不予則有怨不當予而不  
予何怨之有上曰此任責非任怨也除知樞密院上曰  
每見宰相不能處之事卿以數語決之三省本末可輟  
卿也山陽舊屯軍八千雷世方乞止差鎮江一軍五千



必大曰山陽控扼清河口若今減而後增必致敵疑揚  
州武鋒軍本屯山陽者不若歲撥三千與鎮江五千同  
戍郭杲請移荆南軍萬二千永屯襄陽必大言襄陽固  
要地江陵亦江北喉襟於是留二千人上諭以金既還  
上京且分諸子出鎮將若何必大言敵恟疑虛喝正恐  
我先動當鎮之以靜惟邊將不可不精擇拜樞密使上  
曰若有邊事宣撫使惟卿可他人不能也上諸軍升差  
籍時點召一二察能否主帥悚激無敢容私劾諸軍點

試法其在外解發而親閱之池州李忠孝自言正將二人不能開弓乞罷軍上曰此樞使措置之效也金州謀帥必大曰與其私舉不若明揚令侍從管軍薦舉或傳大石林牙將加兵於金忽魯大王分據上京邊臣結約夏國必大皆屏不省勸上持重勿輕動既而所傳果妄上曰卿真有先見之明淳熙十四年二月拜右丞相首奏今內外晏然殆將二紀此正可懼之時當思經遠之計不可紛更欲速秀州乞減大軍總制錢二萬吏請勘

當必大曰此豈勛當時耶立蠲之封事多言大臣同異  
必大曰各盡所見歸於一是豈可尚同陛下復祖宗舊  
制命三省覆奏而後行正欲上下相維非止奉行文書  
也高宗升遐議用顯仁例遣三使詣金必大謂今昔事  
殊不當畏敵曲徇止之賀正使至或請權易淡黃袍御  
殿受書必大執不可遂為縞素服就帷幄引見十五年  
思陵發引援熙陵呂端故事請行乃攝太傅為山陵使  
明堂加恩封濟國公十一月留身乞去上獎勞再三忽

宣諭比年病倦欲傳位太子須卿且留必大言聖體康寧止因孝思稍過何遽至倦勤上曰禮莫大於事宗廟而孟饗多以病分詣孝莫重於執喪而不得自至德壽宮欲不退休得乎朕方以此委卿必大泣而退十二月壬申密賜紹興傳位親札辛卯命留身議定二月壬戌又命預草詔專以奉几筵侍東朝為意拜左丞相許國公參政留正拜右丞相壬子上始以內禪意諭二府二月辛酉朔降傳位詔翼日上吉服御紫宸殿必大奏陞

下巽位與子盛典再見度越千古顧自今不得日侍天  
顏因哽噎不能言上亦泣然曰正賴卿等協贊新君光  
宗問當世急務奏用人求言二事三月拜少保益國公  
李巖草二相制抑揚不同上召巖令帖麻改定既而斥  
巖予郡必大求去何澹為司業久不遷留正奏遷之澹  
憾必大而德正至是為諫長遂首劾必大詔以觀文殿  
大學士判潭州澹論不已遂以少保克醴泉觀使判隆  
興府不赴復除觀文殿學士判潭州復大觀文坐所舉

官以賄敗降榮陽郡公復益國公改判隆興辭除醴泉

觀使寧宗即位求直言奏四事曰聖孝曰敬天曰宗儉

曰久任慶元元年三上表引年遂以少傅致仕先是布

衣呂祖泰上書請誅韓侂冑逐陳自強以必大代之嘉

泰元年御史施康年劾必大首唱偽徒私植黨與詔降

為少保自慶元以後侂冑之黨立偽學之名以禁錮君

子而必大與趙汝愚留正實指為罪首二年復少傅四

年薨年七十有九贈太師謚文忠寧宗題篆其墓碑曰

忠文耆德之碑自號平園老叟著書八十一種有平園集二百卷嘗建三忠堂於鄉謂歐陽文忠修楊忠襄邦乂胡忠簡銓皆廬陵人必大平生所敬慕為文記之蓋絕筆也一子綸

留正字仲至泉州永春人六世祖從效事太祖為清遠軍節度使封鄂國公紹興十三年第進士授南恩州陽江尉清海軍節度判官龔茂良守番禺正言在法劫盜贓滿五貫死海盜加等小民餌利率身陷重辟請鑊梓

海上使戶知之民始知避用茂良薦赴都堂審察宰相  
虞允文竒之薦於上得對正言國家右文而略武備祖  
宗以天下全力用於西夏承平日久邊不為備至敵人  
長驅而不能支今當改轍使文武並用孝宗嘉歎書劄  
中要語下三省施行知循州陞辭言士大夫名節不立  
國家緩急無所倚仗靖康金人犯闕死義者少因亂謀  
利者多今欲恢復當崇尚名節上益喜明日諭輔臣留  
正奏事議論耿耿可與職事官除軍器監簿厯官考功



郎官太常諡葉義問恭簡正覆諡言義問將兵出疆不知敵人情偽及金犯邊督視寡謀幾至敗事下太常更議時論避之擢起居舍人尋權中書舍人光宗自東宮朝顧見正謂左右曰修整如此其人可知廼請於上兼太子左諭德正言記注進御非設官本意乞自今免奏御詔從之為中書舍人兼侍講兼權兵部侍郎除給事中張說子薦往視鎮江戰艦挾勢遊觀沉舟溺卒除知閤門事樞密副承旨正封還詞頭洪邦直除御史正言

邦直為邑人所訟不宜任風憲兼權吏部尚書言用人  
莫先論相陛下志在恢復而相位不能任輔贊望精選  
人才與圖大計時相益不樂以顯謨閣直學士出知紹  
興府侍御史范仲芑劾前帥贓六十萬有詔覈責正明  
其非辜御史怒并劾正降顯謨閣待制提舉玉隆萬壽  
宮尋復職知贛州奏減上供米不報及為相蠲一萬八  
千石知隆興府進龍圖閣直學士四川制置使兼知成  
都府平西蜀折租價歲減酒課三十八萬乾道初羌酋

奴兒結越大渡河據安靜砦侵漢地幾百里正密授諸

將方略擒奴兒結以歸盡俘其黨羌平進敷文閣學士  
尋詔赴行在正在蜀以簡素化民歸裝僅書數簾人服  
其清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參知政事同知樞  
密院事孝宗密諭內禪意拜右丞相一日奏事皇太子  
參決侍立上顧謂太子曰留正純誠可託光宗受禪主  
管左右春坊姜特立隨龍恩擢知閤門事聲勢浸盛正  
列其招權預政狀乞斥逐上意猶未決會副參闕特立

謁正曰上以丞相在位久欲遷左相葉翥張杓當擇一人執政未知孰先正奏之上大怒詔特立提舉興國宮孝宗聞之曰真宰相也紹熙元年進左丞相正謹法度惜名器毫髮不可干以私引趙汝愚首從班卒與之共政用黃裳為皇子嘉王翊善世號得人嘉王感疾正言陛下只有一子隔在宮牆外非便廼令蚤正元良之位入居東宮則朝夕相見甚順又奏太子天下本傳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漢文帝即位即建太子本朝

皇子居家嫡有未出閣而正儲位者皇子嘉王既居家嫡出閣已久宜早正儲位以定天下本再月不報檢漢文帝紀及本朝真宗立仁宗典故并呂誨張方平兩奏節其要語繳奏上不豫外議洵洵正與同列間至福寧殿奏事處分得宜人情以安進封申國公上疾浸平正乞歸政不許初正帥蜀慮吳氏世將謀去之至是朝廷議更蜀帥正言西邊三將惟吳氏世襲兵柄號為吳家軍不知有朝廷遂以戶部侍郎丘宗行及吳挺死韓侂

胄為吳氏地使吳曦世襲正力請留曦環衛遣張詔代  
挺後數歲曦入蜀卒稔變壽皇聖政成進少保封衛國  
公李端友以椒房親手詔除郎正繳還上不納復執奏  
曰昔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帝不許今端友依憑內援  
恐累聖德姜特立除浙東副總管尋召赴行在正引唐  
憲宗召吐突承璀事乞罷相上批成命已行朕無反汗  
卿宜自處正待罪六和塔奏言陛下近年不知何人獻  
把定之說遂至每事堅執斷不可回天下至大機務至

煩事出於是則人無異詞可以固執事出於非則衆論紛起必須惟是之從臣恐自此以往事無是非陛下壹持把定之說言路遂塞因繳進前後錫賚及告敕待罪范村乞歸田里不許壽聖太后將以冬至上尊號冊寶以正為禮儀使攝太傅於是上遣左司徐誼諭旨正復入都堂視事是行也待罪凡一百四十日冊寶禮成拜少傅封魯國公正力辭五年正月孝宗疾革正數請車駕過宮一日上拂衣起正引裾泣諫隨至福寧殿門正

退上疏言極激切六月戊戌孝宗崩光宗以疾未能執

喪正率同列屢奏乞早正嘉王儲位又擬指揮付學士  
院降詔尋有手詔朕歷事歲久念欲退閒正得之始懼  
請對復不報即出國門上表請老末曰願陛下速回淵  
鑒追悟前非漸收人心庶保國祚正始議以上疾未克  
主喪宜立皇太子監國若終喪未倦勤當復辟設議內  
禪太子可即位時從臣鄭湜奏與正同既而趙汝愚以  
內禪請於憲聖正謂建儲詔未下遽及此他日必難處



論既違以肩輿逃去及嘉王即位尊皇帝為太上皇帝以正為大行攢宮總護使寧宗即位入謝復出憲聖命速宣押時汝愚亦以為請上親札遣使召正還侍御史張叔椿請議正棄國之罰乃徙叔椿吏部侍郎而正復相入賀且請車駕一出慰安都人心及定壽康宮南向撤去新增禁旅詔悉從之進少傅屢辭不拜奏言陛下勉徇羣情以登大寶當遇事從簡示天下以不得已之意實非頒爵之時韓侂冑浸謀預政數詣都堂正使省

吏諭之曰此非知閤日往來之地侂冑怒而退會經筵  
晚講賜坐正執奏以為非上不懌侍御史黃度論馬大  
同罪正擬度補外上知其情除度右正言正謂推恩隨  
龍人上曰朕未見父母可恩及下人耶積數事失上意  
侂冑從而間之八月手詔正以少師觀文殿大學士判  
建康府尋又以諫議大夫張叔椿言落職慶元元年六  
月詔正以上皇付正手詔八字進入宣付史館復觀文  
殿大學士初劉德秀自重慶入朝未為正所知謁正客

范仲黼請為言正曰此人若留之班行朝廷必不靜乃除大理簿德秀憾之至是為諫議大夫論正四大罪褫職自是彈劾無虛歲以張釜言責授中大夫光祿卿分司西京邵州居住明年令自便給事中謝源明封還錄黃量移南劍州再許自便復光祿大夫提舉洞霄宮上章乞納祿詔復元官職致仕又以御史林采言依舊官光祿大夫致仕俄復觀文殿學士金紫光祿大夫嘉泰元年進封魏國公復少師觀文殿大學士開禧二年七

月薨年七十八贈太師正出處大致如紹熙去國恥與  
姜特立並位而待罪近郊五月復入議者猶惜其去之  
不勇首發大議蚤正嘉王儲位遂致言者深文指為棄  
國豈弘毅有所不足耶或問范仲黼留趙二公處變不  
同如何仲黼曰趙同姓之卿也留則異姓之卿反復之  
而不聽則去聞者以為名言有詩文奏議外制二十卷  
行於世寶慶三年謚忠宣子恭丙端皆為尚書郎孫元  
英工部侍郎元剛起居舍人

胡晉臣字子遠蜀州人登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為成都通判制置使范成大以公輔薦諸朝孝宗召赴行在入對疏當今士俗民力邊備軍政四弊試學士院除祕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兼右曹郎官輪對論三事一無忽講讀官以仁宗為法二責諫官以糾官邪責宰相以抑奔競三廣聽納通下情以銷未形之患又極論近倖上覽奏色動晉臣口陳甚悉至論及兩稅折變天威稍霽首肯久之趙雄時秉政手詔下中書問近倖姓名

晉臣翼日至中書執政詰其故晉臣曰近習招權丞相  
豈不知之即條具大者以聞上感悟自是近習嚴憚晉  
臣以親年高求外補知漢州除潼川路提點刑獄以憂  
去服除再召以五事見曰選將帥廣常平治渠堰更銓  
法通楮幣上謂輔臣曰胡晉臣言可行除度支郎累遷  
侍御史朱熹除兵部郎官以病足未供職侍郎林栗與  
熹論易不合因奏熹不即受印為傲慢晉臣上疏留熹  
而排栗物論歸重光宗嗣位遷工部侍郎除給事中每

以裁濫恩惜名器為重內降持不下上嘉其有守拜端  
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正謝日上命條上軍政利害  
既而朝重華宮孝宗謂曰嗣君擢任二三大臣深懷朕  
意聞外庭亦無異詞晉臣拜謝除參知政事兼同知樞  
密院事上自南郊後久不御朝晉臣與丞相留正同心  
輔政中外帖然其所奏陳以溫清定省為先次及親君  
子遠小人抑僥倖消朋黨啓沃剴切彌縫續密人無知  
者未幾薨於位贈資政殿學士謚文靖

論曰謀大事決大議非凝定有立者不能也周必大留  
正一時俱以相業稱然必大純篤忠厚能以善道其君  
光寧禪受之際懼禍而去其可為有立乎哉若胡晉臣  
爭論朱熹則侃侃有守者也



宋史卷三百九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六千二十

史部

宋史卷三百九十二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一百五十一

趙汝愚

子崇憲

趙汝愚字子直漢恭憲王元佐七世孫居饒之餘干縣父善應字彥遠官終修武郎江西兵馬都監性純孝親病嘗刺血和藥以進母畏雷每聞雷則披衣走其所嘗

寒夜遠歸從者將扣門遽止之曰無恐吾母露坐達明  
門啓而後入家貧諸弟未製衣不敢製已製未服不敢  
服一瓜果之微必相待共嘗之母喪哭泣嘔血毀瘠骨  
立終日俯首柩傍聞雷猶起側立垂涕既終喪言及其  
親未嘗不揮涕生朝必哭於廟父終肺疾每膳不忍以  
諸肺為羞母生歲值卯謂卯兔神也終其身不食兔聞  
四方水旱輒憂形於色江淮警報至為之流涕不食累  
日同僚會宴善應悵然曰此寧諸君樂飲時耶衆為失

色而罷故人之孤女貧無所歸善應聘以為已子婦有  
嘗同僚者死不克葬子傭食他所善應馳往哭之歸其  
子而予之貲使葬焉道見病者必收恤之躬為煮藥歲  
饑旦夕率其家人輟食之半以飼饑者夏不去草冬不  
破壞懼百蟲之遊且蟄者失其所也晉陵尤袤稱之曰  
古君子也既卒丞相陳俊卿題其墓碣曰宋篤行趙公  
彥遠之墓汝愚早有大志每曰丈夫得汗青一幅紙始  
不負此生擢進士第一簽書寧國軍節度判官召試館

職除祕書省正字孝宗方銳意恢復始見即陳自治之策孝宗稱善遷校書郎知閣門張說擢簽書樞密院事汝愚不往見率同列請祠未報會祖母訃至即日歸因自劾上不加罪遷著作郎知信州易台州除江西轉運判官入為吏部郎兼太子侍講遷祕書少監兼權給事中內侍陳源有寵於德壽宮添差浙西副總管汝愚言祖宗以童貫典兵卒開邊釁源不宜使居總戎之任孝宗喜詔自今內侍不得兼兵職舊制密院文書皆經門

下省張說在西府託言邊機不宜泄汝愚謂東西二府  
朝廷治亂所關中書庶政無一不由東省何密院不然  
孝宗命如舊制權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論知閣王  
抃招權預政出抃外祠以集英殿修撰帥福建陞辭言  
國事之大者四其一謂吳氏四世專蜀兵非國家之利  
請及今以漸抑之進直學士制置四川兼知成都府諸  
羌蠻相挺為邊患汝愚至悉以計分其勢孝宗謂其有  
文武威風召還光宗受禪趣召未至殿中侍御史范處

義論其稽命除知潭州辭改太平州進敷文閣學士知福州紹熙二年召為吏部尚書先是高宗以宮人黃氏侍光宗於東宮及即位為貴妃后李氏意不能平是年冬十一月郊有司已戒而風雨暴至光宗震懼及齋宿青城貴妃暴薨駕還聞之恚是夕疾作內侍馳白孝宗孝宗倉卒至南內問所以致疾之由不免有所戒責及光宗疾稍平汝愚入對上常以五日一朝孝宗於重華宮至是往往以傳旨免至會慶節上壽駕不出冬至朝

賀又不出都人以為憂汝愚往復規諫上意乃悟汝愚  
又屬嗣秀王伯圭調護於是兩宮之情通光宗及后俱  
詣北內從容竟日四年汝愚知貢舉與監察御史汪義  
端有違言汝愚除同知樞密院事義端言祖宗之法宗  
室不為執政詆汝愚植黨沽名疏上不納又論臺諫給  
舍陰附汝愚一切緘默不報論汝愚發策譏訕祖宗又  
不報汝愚力辭上為徙義端軍器監給事中黃裳言汝  
愚事親孝事君忠居官廉憂國愛民出於天性義端實



忌賢不可以不黜上乃黜義端補郡汝愚不獲已拜命未幾遷知樞密院事辭不拜有旨趣受告汝愚對曰臣非敢久辭臣嘗論朝廷數事其言未見用今陛下過重華留正復相天下幸甚惟武興未除帥臣心不敢安上遂以張詔代領武興軍汝愚乃受命光宗之疾生於疑畏其未過宮也汝愚數從容進諫光宗出間其語輒悟入輒復疑五年春孝宗不豫夏五月疾日臻光宗御後殿丞相率同列入請上詣重華宮侍疾從臣臺諫繼入

閤門吏以故事止之不退光宗益疑起入內越二日宰相又請對光宗令知閤門事韓侂冑傳旨云宰執並出於是俱至浙江亭俟命孝宗聞之憂甚嗣秀王簡丞相傳孝宗意令宰執復入侂冑奏曰昨傳旨令宰執出殿門今乃出都門請自往宣押汝愚等乃還第六月丁酉夜五鼓重華大閤扣宰執私第報孝宗崩中書以聞汝愚恐上疑或不出視朝持其劄不上次日上視朝汝愚以提舉重華宮闕禮狀進上乃許過北內至日昃不出

宰相率百官詣重華宮發喪壬寅將成服留正與汝愚  
議介少傅吳琚請憲聖太后垂簾暫主喪事憲聖不許  
正等附奏曰臣等連日造南內請對不獲累上疏不得  
報今當率百官恭請若皇帝不出百官相與慟哭於宮  
門恐人情騷動為社稷憂乞太皇太后降旨以皇帝有  
疾暫就宮中成服然喪不可無主祝文稱孝子嗣皇帝  
宰臣不敢代行太皇太后壽皇之母也請攝行祭禮蓋  
是時正汝愚之請垂簾也以國本係乎嘉王欲因簾前

奏陳宗社之計使命出簾幃之間事行廟堂之上則體正言順可無後艱而吳琚素畏慎且以后戚不欲與聞大計此議竟格丁未宰臣已下待對和寧門不報乃入奏云皇子嘉王仁孝夙成宜早正儲位以安人心又不報越六日再請御批云甚好明日同擬旨以進乞上親批付學士院降詔是夕御批付丞相云歷事歲久念欲退閒留正見之懼因朝臨佯仆於庭密為去計汝愚自度不得辭其責念故事須坐甲以戒不虞而殿帥郭杲

莫有以腹心語者會工部尚書趙彥逾至私第語及國  
事汝愚泣彥逾亦泣汝愚因微及與子意彥逾喜汝愚  
知彥逾善果因繆曰郭杲儻不同柰何彥逾曰某當任  
之約明乃復命汝愚曰此大事已出諸口豈容有所俟  
乎汝愚不敢入私室退坐屏後以待彥逾之至有頃彥  
逾至議遂定明日正以五更肩輿出城去人心益搖汝  
愚處之恬然自吳琚之議不諧汝愚與徐誼葉適謀可  
以白意於慈福宮者乃遣韓侂冑以內禪之意請於憲

聖侂冑因所善內侍張宗尹以奏不獲命明日往又不  
獲命侂冑遂巡將退重華宮提舉關禮見而問之侂冑  
具述汝愚意禮令少俟入見憲聖而泣憲聖問故禮曰  
聖人讀書萬卷亦嘗見有如此時而保無亂者乎憲聖  
曰此非汝所知禮曰此事人人知之今丞相已去所賴  
者趙知院旦夕亦去矣言與淚俱憲聖驚曰知院同姓  
事體與他人異乃亦去乎禮曰知院未去非但以同姓  
故以太皇太后為可恃耳今定大計而不獲命勢不得

不去將如天下何願聖人三思憲聖問侂冑安在禮曰

臣已留其俟命憲聖曰事順則可令諭好為之禮報侂

冑且云來早太皇太后於壽皇梓宮前垂簾引執政侂

冑復命汝愚始以其事語陳騏余端禮使郭杲及步帥

閻仲夜以兵衛南北內禮使其姻黨宣贊舍人傅昌朝

密製黃袍是日嘉王謁告不入臨汝愚曰禪祭重事王

不可不出翌日禪祭羣臣入王亦入汝愚率百官詣大

行前憲聖垂簾汝愚率同列再拜奏皇帝疾未能執喪

臣等乞立皇子嘉王為太子以繫人心皇帝批出有甚好二字繼有念欲退閒之語取太皇太后處分憲聖曰既有御筆相公當奉行汝愚曰茲事重大播之天下書之史冊須議一指揮憲聖允諾汝愚袖出所擬太皇太后指揮以進云皇帝以疾至今未能執喪曾有御筆欲自退閒皇子嘉王擴可即皇帝位尊皇帝為太上皇帝皇后為太上皇后憲聖覽畢曰甚善汝愚奏自今臣等有合奏事當取嗣君處分然恐兩宮父子間有難處者



須煩太皇太后主張又奏上皇疾未平驟聞此事不無  
驚疑乞令都知楊舜卿提舉本宮任其責遂召舜卿至  
簾前面喻之憲聖乃命皇子即位皇子固辭曰恐負不  
孝名汝愚奏天子當以安社稷定國家為孝今中外人  
人憂亂萬一變生置太上皇何地衆扶入素幄披黃袍  
方却立未坐汝愚率同列再拜寧宗詣几筵殿哭盡哀  
須臾立仗訖催百官班帝哀服出就重華殿東廡素幄  
立內侍扶掖乃坐百官起居訖行禪祭禮汝愚即喪次

召還留正長百僚命朱熹待制經筵悉收召士君子之  
在外者侍御史張叔椿請議正棄國之罰汝愚為遷叔  
椿官是月上命汝愚兼權參知政事留正至汝愚乞免  
兼職乃除特進右丞相汝愚辭不拜曰同姓之卿不幸  
處君臣之變敢言功乎乃命以特進為樞密使汝愚又  
辭特進孝宗將擢汝愚議擢官非永制欲改卜山陵與  
留正議不合侂冑因而間之出正判建康命汝愚為光  
祿大夫右丞相汝愚力辭至再三不許汝愚本倚正共

事怒侂冑不以告及來謁故不見侂冑慙忿簽書樞密  
羅點曰公誤矣汝愚亦悟復見之侂冑終不憚自以有  
定策功且依託肺腑出入宮掖居中用事朱熹進對以  
為言又約吏部侍郎彭龜年同劾之未果熹白汝愚當  
以厚賞酬勞勿使預政而汝愚謂其易制不為慮右正  
言黃度欲論侂冑謀泄以內批斥去熹因講畢奏疏極  
言陛下即位未能旬月而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皆出陛  
下之獨斷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此弊不革臣恐名

為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疏入遽出內批除熹宮觀  
汝愚袖批還上且諫且拜侂冑必欲出之汝愚退求去  
不許吏部侍郎彭龜年力陳侂冑竊弄威福為中外所  
附不去必貽患又奏近日逐朱熹太暴故欲陛下亦亟  
去此小人既而內批龜年與郡侂冑勢益張侂冑恃功  
為汝愚所抑日夜謀引其黨為臺諫以擯汝愚汝愚為  
人疎不虞其姦趙彥逾以嘗達意於郭杲事定冀汝愚  
引與同列至是除四川制置意不愜與侂冑合謀陞辭

日盡疏當時賢者姓名指為汝愚之黨上意不能無疑  
汝愚請令近臣舉御史侂冑密諭中司令薦所厚大理  
寺簿劉德秀內批擢德秀為察官其黨牽聯以進言路  
遂皆侂冑之人會黃裳羅點卒侂冑又擢其黨京鏜代  
點汝愚始孤天子益無所倚信於是中書舍人陳傅良  
監察御史吳獵起居郎劉光祖各先後斥去羣儉和附  
疾正士如仇讎而衣冠之禍始矣侂冑欲逐汝愚而難  
其名或教之曰彼宗姓誣以謀危社稷則一網無遺侂

曹然之擢其黨將作監李沐為正言沐彥穎之子也嘗求節度使於汝愚不得奏汝愚以同姓居相位將不利於社稷乞罷其政汝愚出浙江亭待罪遂罷右相除觀文殿學士知福州臺臣合詞乞寢出守之命遂以太學士提舉洞霄宮國子祭酒李祥言去歲國遭大戚中外洶洶留正棄相位而去官僚幾欲解散軍民皆將為亂兩宮隔絕國喪無主汝愚以樞臣獨不避殞身滅族之禍奉太皇太后命翊陛下以登九五勲勞著於社稷精

忠貫於天地乃卒受黯黹而去天下後世其謂何博士  
楊簡亦以為言李沐劾祥簡罷之太府丞呂祖儉亦上  
書訴汝愚之忠詔祖儉朋比罔上送韶州安置太學生  
楊宏中周端朝張衍林仲麟蔣傳徐範等伏闕言去歲  
人情驚疑變在朝夕當時假非汝愚出死力定大議雖  
百李沐罔知攸濟當國家多難汝愚位樞府本兵柄指  
揮操縱何向不可不以此時為利今上下安恬乃獨有  
異志乎書上悉送五百里外羈管侂冑忌汝愚益深謂

不重貶人言不已以中丞何澹疏落大觀文監察御史

胡紘疏汝愚唱引偽徒謀為不軌乘龍授鼎假夢為符

賁寧遠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初汝愚嘗夢孝宗授以

湯鼎背負白龍升天後翼寧宗以素服登大寶蓋其驗

也而讒者以為言時汪義端行詞用漢誅劉屈氂唐戮

李林甫事示欲殺之意廸功郎趙師召亦上書乞斬汝

愚汝愚怡然就道謂諸子曰觀侂冑之意必欲殺我我

死汝曹尚可免也至衡州病作為守臣錢鏐所窘暴薨



天下聞而寬之時慶元二年正月壬午也汝愚學務有  
用常以司馬光富弼韓琦范仲淹自期凡平昔所聞於  
師友如張栻朱熹呂祖謙汪應辰王十朋胡銓李燾林  
光朝之言欲次第行之未果所著詩文十五卷太祖實  
錄舉要若干卷類宋朝諸臣奏議三百卷汝愚聚族而  
居門內三千指所得廩給悉分與之菜羹蔬食恩意均  
洽人無間言自奉養甚薄為夕郎時大冬衣布裘至為  
相亦然汝愚既沒黨禁寢解旋復資政殿學士大中大

夫已而贈少保侂冑誅盡復元官賜諡忠定贈太師追封沂國公理宗詔配享寧宗廟廷追封福王其後進封周王子九人崇憲其長子也

崇憲字履常淳熙八年以取應對策第一時汝愚侍立殿上降再拜以謝孝宗顧近臣曰汝愚年幾何已有子如此越三年復以進士對策擢甲科上謂執政曰此汝愚子宣即前科取應第一人者耶崇憲初仕為保義郎監饒州贍軍酒庫換從事郎撫州軍事推官汝愚帥蜀

辟書寫機宜文字改江西轉運司幹辦公事監西京中  
岳廟汝愚既貶死海內憤鬱宗憲闔門自處居數年復  
汝愚故官職多勸以仕改奉議郎知南昌縣事奉行荒  
政所活甚衆升藉田令制曰爾先人有功王室中更讒  
毀思其功而錄其子國之典也宗憲拜命感泣陳疏力  
辭以為先臣之寃未悉昭白而其孤先被寵光非公朝  
所以勸忠孝厲廉耻之意俄改監行在都進奏院復引  
陳瓘論司馬光呂公著復官事申言之乞以所陳下三

省集議若先臣心迹有一如言者所論即近日恩典皆為冒濫先臣復官賜諡與臣新命俱合追寢如公論果謂誣讎乞昭示中外使先臣之讒謗既辨忠節自明而憲聖慈烈皇后擁佑之功德益顯然後申飭史館改正誣史垂萬世之公又請正趙師召妄貢封章之罪究蔡璉與大臣為仇之姦毀龔頤正續稽古錄之妄詔兩省史官考訂以聞已而吏部尚書兼修國史樓鑰等請施行如章從之及誣史未正復進言其略謂前日史官徒

以權臣風旨刊舊史焚元藁略無留難今詔旨再三莫有慨然奮直筆者何小人敢於為惡而謂之君子者顧不能勇於為善耶聞者愧之其後玉牒日厯所卒以重修龍飛事實進呈因宗憲請也未幾贈汝愚太師封沂國公擢宗憲軍器監丞改太府監丞遷祕書郎辭弗許尋為著作佐郎兼權考功郎官嘗因閔雨求言乃上封事謂今日有更化之名無更化之實人才國之元氣而忠鯁擯廢之士死者未盡省錄存者未悉褒揚言論國

之風采其間輸忠亡隱有所規益者宜惟獎激弗加蓋  
亦罕見施用媿安取容無所建明者宜惟黜罰弗及或  
乃遂階通顯至若勉聖學以廣聰明教儲貳以固根本  
戒宰輔大臣同寅盡瘁以濟艱難責侍從臺諫思職盡  
規以宣壅蔽防左右近習竊弄之漸察姦愼餘黨窺同  
之萌皆懇懇為上言之請外知江州郡民歲苦和糴崇  
憲疏於朝永蠲之且轉糴旁郡穀別廩儲之以備歲儉  
瑞昌民負茶引錢新舊累積為一十七萬有奇皆困不

能償死則以責其子孫猶弗貸會新券行視舊價幾倍  
徒宗憲歎曰負茶之民愈困矣亟請以新券一償舊券  
二詔從之蓋受賜者千餘家刻石以紀其事修陂塘以  
廣溉灌凡數千所提舉江西常平兼權隆興府及帥漕  
司事遷轉運判官仍兼帥事初汝愚捐私錢百餘萬創  
養濟院俾四方賓旅之疾病者得藥與食歲久寢移為  
它用宗憲至尋修復立規約數十條以愈疾之多寡為  
賞罰棄兒於道者亦收鞠之社倉久敝訪其利害而更

張之以兵部郎中召尋改司封皆固辭遂直祕閣知靜  
江府廣西經略安撫靜江之屬邑十地肥磽略等而陽  
朔修仁荔浦之賦獨倍焉自張栻奏減之餘人猶以為  
病崇憲請再加蠲減詔遞損有差三縣民立祠刻石瓊  
守非才激黎峒之變乃劾去之改辟能者代其任羅蔓  
峒者仍歲寇鈔為暴實民何嚮父子陰誘導之崇憲捐  
金繒付小校使繫以來寘之法因嚴民夷交通之禁使  
邊民相什伍寇至則鳴鼓召衆先後掩擊俘獲者賞不



至者有懲先是部內郡邑有警輒移統府兵戍之在宜  
州者百人古縣半之崇憲謂根本單虛非所以窒姦萌  
迺於其地各置兵如戍兵之數而歛戍者以歸邕為邊  
要害地自狄青平儂智高所以設扞防者甚至歲久浸  
弛而溪峒日彊崇憲條上其議朝廷頗采其言然未及  
盡用也崇憲天性篤孝居父喪月餘始食食小祥始茹  
果實終喪不飲酒食肉比御猶弗入者久之

論曰自昔大臣處危疑之地而能免於禍難者蓋鮮矣

昔者周成王立而幼冲周公以王室懿親為宰輔四國  
流言而周公不免於居東之憂非天降風雨之變以彰  
周公之德而啓成王之衷則所謂金縢之書固無因而  
關於王之耳目公之心果能以自明乎公之心能自明  
則天意之所以屬於周而綿八百載之不祚者實係於  
茲不然周其殆哉趙汝愚宋之宗臣也其賢固不及周  
公其位與戚又非若周公之尊且昵也方孝宗崩光宗  
疾大喪無主中外洶洶一時大臣有畏難而去者矣汝

愚獨能奮不慮身定大計於頃刻收召明德之士以輔  
寧宗之新政天下翕然望治其功可謂盛矣然不幾時  
卒為韓侂冑所構一斥而遂不復返天下聞而冤之於  
此見天之所以眷宋者不如周而宋之陵夷馴至於不  
可為信非人力之所能也汝愚父以純孝聞而子崇憲  
能守家法所至有惠政亦可謂世濟其美者已

宋史卷三百九十二

宋史卷三百九十二考證

趙汝愚傳乃除特進右丞相汝愚辭不拜曰同姓之卿  
不幸處君臣之變敢言功乎乃命以特進為樞密使  
○臣宗楷按貴耳集祖宗典故同姓可封王不拜相  
藝祖載諸太廟獨趙忠定特出此典故隨筆云不  
受相麻而除樞密使



宋史卷三百九十二考證



總校官庶吉士 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 臣裴謙

謄錄監生 臣吳向仁

財團法人 佛陀教育基金會 釋淨空 敬贈

